

从比较闽语的观点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拟测

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吴瑞文

内容提要 从《切韵》序、《经典释文》序录和《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记载可知，上古汉语到了六朝时期，至少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主要的方言群，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邙下音系），一是南方的江东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6: 69）根据梅祖麟（2001、2012）的假设，现代南方方言中的闽语、吴语及北部赣语都存在一个江东方言的层次。在这个前提之下，本文准备构拟江东方言支、齐两韵的音值，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闽语，旁及吴语和相关方言。

关于闽语齐韵字的层次问题，由于现象相当丰富，早就吸引不少学者的注意。从事闽语音韵及层次分析的学者如杨秀芳（1982）、李如龙（1985）、张光宇（1990）、徐芳敏（1991）均曾注意及之。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方言材料的揭露与比较方法的进展，则有吴瑞文（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陈忠敏（2006）等分别从音韵层次剖析、吴闽方言比较及整个南方方言的表现进行观察，并获致若干具体的结论。在这么丰厚的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相关的问题：第一、齐韵在闽语中究竟有几个语音层次？第二、哪一个层次可以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以上的问题涉及语音层次的辨析和方言层次与时间的联系。在建构层次关系时，应当注意齐韵韵母在闽语内各次方言不同的条件分化。而在给方言层次断代时，则可以参考词汇及语法的证据。

本文结论认为，从方言比较的证据来看，六朝江东方言的齐韵应构拟为*-iai。

关键词 共同闽语 齐韵 江东方言 比较方法 历史语言学

一、前言

1.1 前人相关研究

关于闽语齐韵字的层次问题，由于现象相当丰富，早就吸引不少学者的注意。从事闽语音韵及层次分析的学者如杨秀芳（1982）、李如龙（1985）、张光宇（1990）、徐芳敏（1991）均曾注意及之。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方言材料的揭露与比较方法的进展，则有吴瑞文（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陈忠敏（2006）等分别从音韵层次剖析、吴闽方言比较及整个南方方言的表现进行观察，并获致若干具体的结论。比方吴瑞文分析闽语四等韵的层次，指出齐韵有三个时间层次。秋谷裕幸考察南方方言的材料，认为闽语和处衢吴语中齐韵端/精韵母有别的音读层次来自同一个早期方言。陈忠敏则是以闽南厦门为对象，更细腻地离析出厦门齐韵字的语音层次，他的结论是齐韵在闽南语中共有五个层次。

在这么丰厚的前人研究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相关的问题：第一、齐韵在闽语中究竟有几个语音层次？第二、哪一个层次可以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以上的问题涉及语音层次的辨析和方言层次与时间的联系。我们认为，在建构层次关系时，如同秋谷

所指出的，应当注意齐韵韵母在闽语内各次方言不同的条件分化。至于在给方言音韵层次断定时代层次方面，则不妨参考词汇及语法的证据。

1.2 本文的观点与方法

本文采取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立场。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经验及研究成果指出，藉由同源词的寻找与比较，我们可以建立语言间的系谱关系，建立系谱关系后，我们可以由现在存在的子代语言去建构已经消失的早期祖语。语言构拟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语音的历时演变，因此在进行构拟时，对于所构拟的音韵形式的每一个组成部件都必须有所交代，尤其重要的是，要能从子代语言中看出构拟某个成分的必要性。本文将以闽语为材料，利用切韵提供的框架，在齐韵（以平赅上去）内部寻找同源词，并运用比较方法来离析层次，建构各层次的早期形式。

在进入讨论之前，先交代本文的音标标注方式。本文内文同源词例及例句均以国际音标标注，声调则一律标写调类。对应关系为：阴平-1、阳平-2、阴上-3、阳上-4、阴去-5、阳去-6、阴入-7、阳入-8。闽北方言有所谓阳平甲与阳平乙的区别，我们将阳平甲视同阳平，标为 2，将阳平乙标为 9。标注语法例句时也标注调类不标调值，轻声字标为 0。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 1 节前言。第 2、3、4 节分别探讨齐韵字在现代闽南、闽东与闽北方言的表现，并逐一分析音韵层次。第 5 节根据上述的闽语层次分析结果及相关的方言构拟南朝江东方言的齐韵字，第 6 节说明闽语齐韵字的一个特殊对应的成因。第 7 节是结论。

二、齐韵在现代闽南方言中的表现

2.1 闽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一：-ai

中古齐韵在闽南方言的第一类规则对应是-ai，同源词例请看下表：^①

表 1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脐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tsai2
荔 ^②	lāi6		lāi6	lāi6		
西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犀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sai1
婿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① 语料来源说明如下：泉州根据林连通（1993）、永春根据林连通、陈章太（1989）、漳州根据林宝卿（1992）、马重奇（2008）、东山根据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及中嶋千起（1979）、汕头根据林伦伦、陈小枫（1996）及 Fielde（1883）的汕头话音义字典、揭阳根据蔡俊明（1976）。

^② 荔有力智切与郎计切两个反切，前者为支韵去声，后者为齐韵去声。从音韵对应来看，闽南方言的荔来自郎计切。

以上脐、西、犀、婿四个词都是中古齐韵精系字，分布的环境相当有限，不免让人怀疑这个韵母的性质。底下根据相关学者对齐韵本字的既有研究成果以及我们对齐韵同源词的认识，补充齐韵其他声母的例证：

一、杨秀芳（2002：160-161）指出，闽南语的疑问方位代词 tai3 ui6，例如：

lu3 bəʔ7 k^hu5 tai3 ui6? 汝欲去底位（你要去哪里？）

其中用来表达疑问的 tai3，其语源是“底”。闽南语“底”作为疑问词的用法，在中古以后的白话文献中时有所见，例如：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白居易《放言》五首）

底处双飞燕，衔泥上药栏。（范成大《双燕》）

从反切来看，底，都礼切，齐韵上声端母字，今闽南语读为 tai3 完全符合音韵规则对应。

二、台湾闽南语口语中表示事先、前头、带头的语词读为 tai6 sin1，杨秀芳（1991：125）认为其语源为“第先”。Douglas（1873：471）则有：tai6 thau2，at first, formerly，本字可写为“第头”。（徐芳敏 1991：106）第，特计切，定母齐韵去声字，次第也，在闽南语中读为 tai6 亦完全符合音韵规则。

三、除了以上两个语源，本文根据台湾闽南语增加一个新的例证。在台湾闽南语口语中，有一个表示“算了”的语词 t^hai5，用例如下：

lu3 kam3 bəʔ7 k^hu5? naʔ8 bo2 tioʔ8 t^hai5.

汝敢欲去若无着[算了]

你要去吗？若不要就算了。

t^hai5 还可以用在动词前，表示对动作的否定，相当于“别”、“不要”。例如：

pn6 tsu3 ho3 a0, bo2 ai5 tsiaʔ8 tioʔ8 t^hai5 tsiaʔ8!

饭煮好矣，无爱食着[别]食

饭煮好了，不想吃就别吃！

我们认为台湾闽南语中表示“算了”、“别”、“不要”的 t^hai5，其语源乃是“替”。根据《广韵》，替，他计切，废也。在上古汉语文献中，替作为废弃或罢黜解释，是最为普遍的用法，例如：^①

勿替敬典，听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尚书·周书·康诰》）

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毛传：替，废。（《诗经·小雅·谷风之什·楚茨》）

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左传·僖公七年》）

以上诸例句的“替”都可以“废弃”或“罢黜”来解释。

现在我们回到台湾闽南语例句的词汇语义分析。所谓“naʔ8 bo2 tioʔ8 t^hai5”（若不要就算了），正是指若对某事没有意愿，就作罢（不作为），这里的 t^hai5 居于主要动词的位置。至于“bo2 ai5 tsiaʔ8 tioʔ8 t^hai5 tsiaʔ8”（不想吃就别吃），t^hai5 后面带着一个主要动词，由于 t^hai5 原先的语意是废弃，就语意而言，废弃某个行为便相当于否定某个行为，这时的 t^hai5 可以分析为一个表否定的副词，动词演变为副词是相当自然且常见的虚化现象。

① 本文凡引用古籍文献，皆根据台北中研院《汉籍电子文献：瀚典全文检索系统》，特此说明并致谢。

从反切来看，他计切的替为齐韵去声透母字，今闽南语读为 t^hai5 完全符合音韵规则对应。

由以上的同源词例及齐韵底、第、替三个词的本字考证，我们认为齐韵在闽南语中确实存在一套读为 -ai 的音韵层次，同源词例包括精系与端系。这个层次在共同闽南方言的早期形式可以构拟为 *-ai。

2.2 闽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ue/-e/-oi

闽南方言中齐韵的第二套规则对应有几个不同的语音形式：-ue、-e 与 -oi。请看以下同源词表：

表 2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批	p ^h ue1	p ^h ue1	p ^h e1	p ^h e1	p ^h oi1	p ^h oi1
蹄	tue2	tue2	te2	te2	toi2	toi2
底	tue3	tue3	te3	te3	toi3	tōi3
体	t ^h ue3	t ^h ue3	t ^h e3	t ^h e3	t ^h oi3	t ^h oi3
替	t ^h ue5	t ^h ue5	t ^h e5	t ^h e5	t ^h oi5	t ^h oi5
第			te6	te6	tōi4 韵!	toi4
犁	lue2	lue2	le2	le2	loi2	loi2
齐	tsue2	tsue2	tse2	tse2	tsoi2	tsoi2
洗	sue3	sue3	se3	se3	soi3	soi3
细	sue5	sue5	se5	se5	soi5	soi5
穉	tsue5	tsue6	tse6	tse6	tsoi6	tsoi6
鸡	kue1	kue1	ke1	ke1	koi1	koi1
溪	k ^h ue1	k ^h ue1	k ^h e1	k ^h e1	k ^h oi1	k ^h oi1
契	k ^h ue5	k ^h ue5	k ^h e5	k ^h e5	k ^h oi5	k ^h oi5

以上同源词中需要说明的是底和穉。

一、一般而言，闽南语中读为 tue3/te3/toi3 的底，至少有两个主要用法。以台湾闽南语为例，底 tue3 可以用为：（1）方位词缀，例如里面 lai6 tue3、下底 e6 tue3、水底 tsui3 tue3。（2）询问词，例如：lu3 bəʔ7 k^hu5 tui0?（汝欲去底，你要去哪）此处的底由于位于句末，因此读为轻声。比较上一节谈到的底 tai3，我们可以发现，底 tue3 和底 tai3 都可以用作询问词，但只有底 tue3 能用为方位词缀，底 tai3 没有这个用法。

二、闽南语中表示数量多的形容词是 tsue5/6、tse6 与 tsoi6，一般写作穉。^①《说文》载：穉，获刈也。段玉裁注谓：“获刈谓获而芟之也。……穉，谓已刈而遗于田未敛者也。”从段注来看，穉至少有谓词与体词两种释义。其中谓词的用例不见于先秦文献，体词的用例见于《诗经·小雅·甫田之什·大田》：

① 事实上，闽语表示多的词汇基本上是同源的，亦即“穉”，详下文。

彼有不获穧，此有不斂穧。孔颖达疏：穧者，禾之铺而未束者。又，根据《广韵》，穧，在诣切，刈禾把数。《仪礼·聘礼》谓“四秉曰筥”，郑玄注谓：“四秉为筥，谓一穧也。”今闽南语表“多”的语意，可能来自体词或量词的语意延伸。至于就音韵规则而言，则是对应相当准确的同源词。

观察以上齐韵在闽南方言第二套规则对应的语音形式，闽南的泉州系方言是介音加上主要元音的 MV 结构，漳州系方言是单元音的 V 结构，潮汕系方言则是主要元音加上元音性韵尾的 VE 结构。这个现象说明，齐韵第二套规则对应应当构拟为一个同时具备介音、主要元音和元音性韵尾的 MVE 结构。关于齐韵这套规则对应的构拟，已经有不少学者（如洪惟仁 1996、陈忠敏 2006）提出看法，本文将于下文一一检讨，并提出我们的意见，这里暂时保留。

2.3 闽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三：-e/-i

闽南方言中齐韵的第三套规则对应是-e 或-i，从各方言既有的文白异读线索来看，读为-e/-i 的形式属于文读音。请看以下同源词例：

表 3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迷谜	be2	be2	(be2)	(be2)	mi2	mi2
蹄	te2				tʰi2 提	tʰi2 提
底	te3	te3		ti3	ti3	ti3
体	tʰe3	tʰe3			tʰi3	tʰi3
替	tʰe5					ti5
涕	tʰe5	tʰe5		tʰi5	tʰi5	tʰi5
犁伊~	li2 韵!	li2 韵!		li2		li2
妻	tsʰe1	tsʰe1			tsʰi1	tsʰi1
齐	tse2	tse2			tsʰi2	tsʰi2
西~瓜	se1	se1	si1	si1	si1	si1
洗	se3	se3				
鸡	ke1					
溪	kʰe1	kʰe1				
启	kʰe3	kʰe1			kʰi3	kʰi3
继	ke5	ke5			ki5	ki5
计	ke5	ke5	ki5	ki5		

根据上表，齐韵第三套规则对应的表现是：在泉州系方言都读为单元音-e。在潮汕系方言都读为单元音-i。至于在漳州系方言，则是唇音读为-e，非唇音读为-i，由于唇音的-e 与第二套规则对应相同，不大容易判断是条件分化或是文白竞争。

从以上闽南各次方言的表现来看，我们接受陈忠敏（2006：798）对齐韵文读音韵母的看法，将之拟测为*-ei。另一个应当说明的是，共同闽南语文读音的*-ei 是否会与 Norman

提出的共同闽语韵母系统造成冲突呢？由于 Norman 所构拟的共同闽语，其性质并不包含文读音系统^①，因此这里给齐韵文读系统拟测的*-ei 基本上与共同闽语的白话音系统不相干涉。更进一步来看，Norman 所构拟的共同闽语系统中并没有*-ei 这个韵母，所以不存在与 Norman 系统中的*-ei 形成冲突的问题。^②

2.4 齐韵在闽南方言中的零星对应

除了以上三套规则对应之外，齐韵在闽南各次方言中还有若干常用的同源词有特殊的对应形式。底下分别说明。

2.4.1 零星对应形式一：-i

在闽南各次方言中，至少有四个齐韵字一致地读为前高元音-i，请看以下同源词例：

表 4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米	bi3	bi3	bi3	bi3	bi3	bi3
啼	tʰi2	tʰi2	tʰi2	tʰi2	tʰi2	tʰi2
剃	tʰiʔ7	tʰiʔ7	tʰi5	tʰi5	tʰi5	tʰi5
弟	ti4	ti6	ti5	ti5	ti4	ti4

剃头的剃在泉州系的方言读为带喉塞音的 iʔ，声调是阴入；在漳州系的东山读为鼻化音 ĩ，我们认为这是后起的音变，漳州和潮汕系的方言保留原来的读法。

2.4.2 零星对应形式二：-ui

现代各闽南语次方言中，属于齐韵端系的梯字都读为-ui。与之可以等同看待的现象是，蟹摄开口一等见系字的开，在用作开启义的动词时，也读为同一个韵母-ui。同源词例如下：

表 5

	泉州	永春	东山	漳州	汕头	揭阳
梯	tʰui1	tʰui1	tʰui1	tʰui1	tʰui1	tʰui1
开	kʰui1	kʰui1	kʰui1	kʰui1	kʰui1	kʰui1

由此看来，-ui 属于一四等同形的韵母，但例字不多。目前由于可供建构层次关系的材料太少，不容易判断该层次确切的时间。从上古音来看，开属之部而梯属脂部，我们暂时认为这是上古之、脂两部合流之后的某种变体。

2.5 闽南方言齐韵字的层次

归纳以上几节的分析，现代闽南方言齐韵字的层次如下：

① 有关共同闽语拟测的性质及其内容，可参看 Norman（1979）的说明。

② 参看 Norman（1981：35）的韵母表。

表 6

	音韵形式	帮	端	精	见
齐韵 I 白话	-ai	-	+	+	-
齐韵 II 白话	-ue/-e/-oi	+	+	+	+
齐韵 III 文读	-e/-i	-	+	+	+
齐韵零星对应	-i	+	+	-	-

从声母分布来看,我们认为齐韵在闽南方言中至少可以离析出三个特别显著的语言层,其中有两个是白读层,一个是文读层。至于第四栏的零星对应,主要是指“米啼弟剃”等同源词,从中古音的架构来看,以上四个齐韵的同源词分布在明母和端系,其中“米”字在闽东各次方言的对应均为 mi3。^①从比较拟测的角度来看,显然“米”在闽南及闽东的共同祖语应当是 *mi3。除去“米”这个词,其他三个同源词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层次实在不无疑问。(参看秋谷裕幸 1996、杜佳伦 2011)对齐韵在闽南语读-i 的音韵层次问题,我们暂时采取藏拙的办法。

三、齐韵在现代闽东方言中的表现

3.1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一: -ai

齐韵在闽东方言的第一种规则对应是读为 -ai, 请看以下同源词表^②。

表 7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脐	tsai2	tsai2	tsai2	sai2	tsai2	tsai2
婿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sai5
梯	t ^h ail		t ^h ail ^③	t ^h ail	t ^h ail	t ^h ail

根据上表,端母字的“梯”在以上各闽东方言中都读为 -ai, 与同韵的精系字有相同的韵母,这个线索说明两件事:第一、齐韵字在闽东方言中也是一个独立的音韵层次。第二、从同源词的观点而言,闽南方言的梯 t^hui1 的前身可能与闽东方言相同,正是 *t^hail。^④

以上三个同源词例都是相当常见的口语词,它们在共同闽东方言中可以构拟为 *-ai。

① 参看林寒生(2002: 68, 词条 572 “买米”), 闽东福州、长乐、福清、永泰、古田、福安、宁德、寿宁、周宁、福鼎等方言的米均读为 mi3。

② 语料来源如下: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2)、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2)、福清根据冯爱珍(1993)。

③ 这条材料根据《宁德市志·方言志》同音字表补入。

④ 张光宇(1996: 180)主张闽南语的齐韵音值可以假定为 *-ai, 闽南语梯的演变是经历了以下过程: *ai > oi > ue > ui。这个说法等于承认不同的规则对应(亦即不同音韵层次)之间存在演变关系,就方法论而言,本文的基本立场与张文不同。另外,现有的语言证据也不足以支持梯必然经过张文设定之演变过程。总之,本文对此存而不论。

3.2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 -ie/-i

齐韵在闽东方言的第二套规则对应为 -ie 及其变体 -i, 请看以下同源词表:

表 8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批信	p ^h ie1	p ^h ie1	p ^h i1	p ^h ie1	p ^h ie1	p ^h ie1
啼	t ^h ie2	t ^h ie2	t ^h i2	t ^h ie2	t ^h ie2	t ^h ie2
底	tie3	tie3		tie3	tie3	tie3
剃	t ^h ie5	t ^h ie5	t ^h i5	t ^h ie5	t ^h ie5	t ^h ie5
弟	tie6	tie6	ti6	tie6	tie6	tie6
鸡	kie1	kie1	ki1	kie1	kie1	kie1
契	k ^h ie5	k ^h ie5	k ^h i5	k ^h ie5	k ^h ie5	k ^h ie5

以上同源词例中需要说明的是底。闽东方言的底普遍都有三种用法。为减省篇幅,以柘荣方言为例,这三种用法分别是:

(1) 底作为主要动词,意为进、入。^①

tsia?7 si6 quai6 kuo?7 tie3 li2 ke0 xuo?7

者是外国底来其货

这是外国进口的货。

(2) 底作为方位词缀,意为里面。sian2 tie3, 城里。

(3) 底作为询问词。tœŋ3, 谁。

tœŋ3 是询问词底 tie3 加上依 lœŋ2 的合音形式,参看永泰 tie3 nœŋ2 底依、福清 tie3 nœŋ2 底依。

从中古音的框架来看,这类规则对应只出现在帮系、端系与见系之后,不杂一个精系字与来母字,这个现象相当有启发。我们将于下文指出,闽东方言齐韵字经历过条件分化。

根据上表 8,这些齐韵字多数闽东方言都读为 -ie, 宁德则读为 -i。我们推测宁德发生了以下的音韵演变: *-ie > -i。

这个演变的性质是韵母成分的简化。就闽东方言内部而言,上述音韵变化是个别方言的零星表现。不过参照上一节闽南方言的讨论,不难发现 [*-ie > -i] 这个韵母简化的演变是闽南方言得以独立为一支大方言的共同创新。这个现象给我们的启发是,相同的音韵变化,具体落实在语言分化上,会获得不同的诠释。

附带一提,本节讨论的这批同源词,在闽东霞浦方言一律读为 e, 例如:^②

① 某些材料将表示“进入”的 tie3 写为里外的里(里),里是止摄之韵上声来母字。把闽东方言的 tie3 写作“里”所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古来母字在闽东方言的基本对应是 l-, 在声母上不容易解释 l- 如何演变为 t-。第二、闽东方言可基本区别中古支韵与脂之两韵,支韵读为 -ie, 脂之两韵读为 -ei (-i)。另外,闽东方言的 -ie 韵母还有来自蟹摄三四等的字,四等齐韵在上文已经看到不少同源词例,三等字有:例 lie6、祭 tsie5、世 sie5、势 sie5 等。显然闽东方言的支祭齐三韵与脂之两韵有分别。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认为闽东方言表示“进入”的 tie3,其语源是蟹摄四等齐韵端母上声字的“底”而非“里”,这个词显然经历过语义变迁。

② 语料根据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

	批信	啼	底	剃	弟	鸡	契
霞浦	p ^h ɛ1	t ^h ɛ2	te3	t ^h ɛ5	te6	ke1	k ^h ɛ1

这个规则对应清楚地显示霞浦发生了以下的音韵演变: *-ie > -e
从演变的两端来看, 霞浦方言是丢失了介音成分-i-, 也是韵母简化的一种。

归纳起来,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应当拟测为*-ie, 多数闽东方言今读是保留早期形式, 宁德与霞浦则运用了不同的韵母简化策略。

3.3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三: -e/-ɛ

闽东方言齐韵的第三套规则对应是-e/-ɛ。请看以下同源词表:

表 9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西	se1	se1	se1	se1	se1	se1
洗	se3	se3	se3	se3	se3	se3
细	se5	se5	se5	sa5	se5	se5
穉	se6	se6	se3 调! ①	sa6	se6	se6
犁	le2	le2	le2	le2	le2	le2

从同源词比较的角度来看, 以上例字包括动词洗、表大小的细、表示“多”的穉, 这些都是重要的基本词汇。特别有启发的是, “穉”基本上是闽语特有的词汇, 不见于其他方言, 在音韵层次上应属同一层次。由此观之, 以上这批同源词是与闽南方言-ue/-e/-oi 这类韵母相应的音韵层次。

再者, 从中古声母的框架来看, 这类对应只出现在精系声母及来母之后, 我们认为-e/-ɛ 这套韵母是与上一节批弟鸡契-ie/-i 互补的形式。以柘荣方言为例, 这两类韵母互补的情况如下:

柘荣	帮	端	精、来	见
齐韵韵母	-ie	-ie	-ɛ	-ie

整体来看, 我们认为共同闽东方言的齐韵字可以构拟为*-ie。

3.4 闽东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四: -ɛ

齐韵的第四套规则对应是-ɛ, 这类韵母一般都是以文读音的形式出现。请看以下同源词表:

① 沙平 (1999: 284) 已经指出, 宁德方言的阴上跟阳去都是降调, 前者为 42 后者为 52, 部分古全浊的上声与去声字都读为阴上。根据我们对宁德城关方言的调查, 宁德方言有阴上与阳去归并为一类的现象, 并且这个归并目前只发生在阴声韵, 但不是非常稳定。换言之, 从历时的观点来看, 这里宁德的穉 se3 更早之前是 se6。

表 10

	柘荣	寿宁	宁德	闽清	永泰	福清
弟	te6	te6	te6	te6	te6	te6
啼	te2	te2	t ^h ɛ2	t ^h ɛ2	t ^h ɛ2	t ^h ɛ2
婿	se5	se5	se5		se5	se5
齐	tse2	tse2	tse2 脐	tse2 脐	tse2 脐	tse2
溪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k ^h ɛ1
倪	ɲɛ2	ɲɛ2	ɲɛ2	ɲɛ2	ɲɛ2	ɲɛ2

根据上表, 我们发现-ai 韵母的脐、婿两字有文读音形式: -ɛ, 这说明-ai 是相对较早的白话音。同理, -ie 韵母的弟、啼两字也以-ɛ 作为文读音, 这也说明-ie 本身的性质是白话音。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西洗细犁”等原先读为-ɛ 韵母的同源词没有文白异读, 这里的问题是: “西洗细犁”等词究竟是属于文读音还是白语音? 我们的看法是, 就-e 这个韵母形式而言, 同时兼具文读与白话的性质, “西洗细犁”等词之所以没有文白异读, 正是因为文读音与白语音已经折合为同一个形式: -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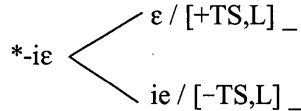
3.5 闽东方言齐韵字的层次

归纳以上几节的分析, 现代闽东方言齐韵字的层次如下:

表 11

	音韵形式	帮	端	精、来	见
齐韵 I 白话	-ai	-	+	+	-
齐韵 II 白话	-ie 非精来/ -ɛ 精来	+	+	+	+
齐韵 III 文读	-ɛ	-	+	+	+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现代闽东方言也与闽南方言一样, 可以离析出三个显著的音韵层次, 其中有两个是白话层, 一个是文读层。与闽南方言不同的是, 闽东方言第二层齐韵 II 根据声母的性质, 进行了有条件的音韵分化:



也就是说, 共同闽东方言的*-ie 韵母在舌尖塞擦音与流音的环境下直接丢失了介音成分[i], 在非舌尖塞擦音与非流音的环境下则保持介音成分[i], 之后这个前高介音[i]促使元音高化为[e]。

另外, 闽东各次方言也存在齐韵读为 i 韵母的同源词, 那就是“米”。从同源词的角度来看乃是孤例, 附记于此。①

① 参看第 2.5 节注①。

四、齐韵在现代闽北方言中的表现

4.1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一: -ε/-e/-ie

闽北方言齐韵的第一套规则对应是, 从同源词来看, 闽北方言只残余两个同源词例^①:

表 12

	建瓯	建阳	崇安	石陂	镇前	迪口
闭	pe5	pe5		pe5	pe5	pe5
脐	ts ^h ε5	t ^h e2	ts ^h ie2	ts ^h e5	tse2	ts ^h ε2

闽北方言的“闭”用在把火闷熄、关灯等谓词, 还有复合词“闭气”, 指呼吸不顺畅。(分别参看李如龙、潘渭水 1998、李如龙 2001 及秋谷裕幸 2008) 从音韵对应来看, 这是准确的同源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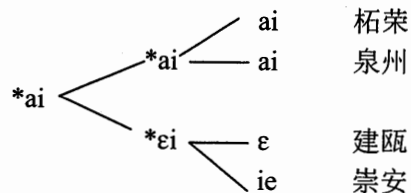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就韵母结构而言, 崇安方言(今武夷山市)以外的闽北方言都是单元音的 V 结构-ε/-e, 只有崇安方言是 MV 结构-ie, 这个现象应当如何解释? 底下列出崇安方言-ie 韵母的几个词例, 并同时放入闽北建瓯、闽东柘荣、闽南泉州来一起参照:

表 13

	菜之: 哈	来之: 哈	裁之: 哈	眉脂: 脂	狮脂: 脂	脐脂: 齐
崇安	ts ^h ie5	lie2	tsie1	mie2	sie1	tsie2
建瓯	ts ^h ε5	le5	tse1	(mi5)	se1	ts ^h ε5
柘荣	ts ^h ai5	(li2)	tsai1	mai2	sai1	tsai2
泉州	ts ^h ai5	lai2	tsai1	bai2	sai1	tsai2

观察以上同源词表, 可以发现崇安方言-ie 韵母就中古音的框架而言, 跨越了中古一等、三等和四等; 就上古音格局而言, 则是之部与脂部合流。这样的音韵特征, 显示这类对应是上古以后, 中古以前的格局。(吴瑞文 2002、陈忠敏 2006) 把闽北的现象与闽东柘荣、闽南泉州联系起来, 可以清楚发现以上六个同源词对应的是-ai 韵母。

整体而言, 我们将以上同源词例构拟为*ai, 这个韵母在上述四个方言的演变如下:



就共同闽语早期形式*ai 而言, 这个形式在闽南和闽东保持祖语的 VE 结构, 并且主要元音是 a。至于闽北, 大多数的闽北方言没有元音韵尾 i, 同时主要元音是 ε 或 e。至于崇安则

是发生了成分换位 (metathesis) 的特殊变化^①, 形成了目前看到的 MV 结构, 但其韵母的主要元音也是不低的 e。

归纳以上闽北方言的现象, 我们将「闭脐」两字在共同闽北方言中的韵母拟测为*ei, 理由是根据以上同源词例证, 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把它们拟为舌位最低的 a 元音。从共同闽语的观点来看, 闽北崇安方言的变化如下:

共同闽语 共同闽北 崇安
 *ai > *ei > ie

而由共同闽北的*ei 往下看, 建瓯、迪口是直接丢失韵尾-i, 建阳、石陂、镇前则是使得元音高化后消失, 也就是: *ei > e。

4.2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二: -ai/-ε

闽北方言齐韵的第二套规则对应绝大多数是-ai, 少数为-ε。先观察以下同源词表:

表 14

	建瓯	建阳	崇安	石陂	镇前	迪口
底	tai3	tai3	tai3	tai3	tai3	tε3
替	t ^h ai5	hai6	hai5	t ^h ai5	t ^h ai5	t ^h ε5
蹄	tai5	tai2	tai5	tai5	tai2	tε2
犁	lai5	(loi2)	lai2	lai5	lai2	le2
泥	nai5	nai2		nai5	nai2	nε2
西	sai1	sai1	sai1	sai1	ɬai1	ɬe1
齐	tsai3	lai9	(lei2)	dzai2	(tɕi9)	tse9
穉多	tsai6	lai6	lai6	dzai6	tsai9	tse6
洗	sai3	sai3	sai3	sai3	ɬai3	ɬe3
细	sai5	sai5	sai5	sai5	ɬai5	ɬe5
鸡	kai1	kai1	kai1	kai1	kai1	kε1
溪	k ^h ai1	k ^h ai1	k ^h ai1	k ^h ai1	k ^h ai1	k ^h ε1
契	k ^h ai5	(k ^h ie5)	k ^h ai5	k ^h ai5	(k ^h ie5)	k ^h ε5

观察以上同源词例, 这些词在共同闽北方言的形式可以构拟为*-ai, 迪口的 ε 是后起的演变。另一个需要说明的是, 比较上一节的同源词例, 可以清楚地发现迪口的 ε 其实是两种不同规则对应韵母合流之后的形式。

	建瓯	崇安	迪口
层次 I *-ai	-ε	-ie	-ε
层次 II *-ai	-ai	-ai	-ε

^① 语料来源如下: 建阳、崇安根据李如龙 (2001), 建瓯根据《汉语方言字汇》, 石陂、镇前、迪口根据秋谷裕幸 (2008)。

^① 根据我们的观察, 成分换位 (metathesis) 这一演变还发生在闽语的山摄开口二、四等字, 从这个演变的早期形式来看, 闽语中的成分换位应当是以舌尖音韵尾如-i (<*-d)、-n、-t 为条件。山摄开口字的情况可参阅吴瑞文 (2012) 的相关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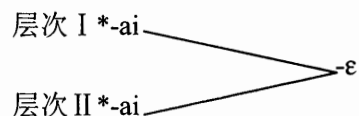
从演变的结果来看, 共同闽语中两个不同层次的*-ai 韵母以上三个方言中其实有两种演变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 层次 I 的*-ai 先发生某种演变, 层次 II *-ai 的前身才变读为*-ai, 于是形成两类音韵层次的对立。比方建瓯与崇安分别发生了以下 R1 与 R2 的变化:

	建瓯	崇安
R1	*-ai > -e	*-ai > -ie
R2	X > -ai	X > -ai

就演变的逻辑过程而言, 以上两个方言 R1 的演变必然先于 R2。建瓯层次 I 的*-ai 先进行单元音化, 之后某个形式 (X) 才变入-ai。同样地, 崇安则是先发生成分换位, 之后才又有一个形式变入-ai。

第二种模式则是, 层次 I 与层次 II 发生接触并进行若干演变后, 最终都读为*-ai, 之后便有同步的演变。迪口的情况正是如此:



迪口的情况清楚地显示, 不同层次的读音有可能演变为相同的形式, 唯有透过与邻近方言同源词的比较, 并严格地运用比较方法, 才能使早先不同的形式获得厘清。

4.3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三: -ie/-ie/-i

闽北齐韵第三套规则对应是-ie、-ie 及-i, 同源词例如下:

表 15

	建瓯	建阳	崇安	石陂	镇前	迪口
批			p ^h i1	p ^h ie1	p ^h ie1	p ^h ie1
啼	t ^h i5	hie2	hi2	t ^h ie5	t ^h ie2	t ^h ie2
剃	t ^h i5	hie5	hi5		t ^h ie2	t ^h ie5
弟	ti1	tie6	ti5	tie1	tie6	tie4
契		k ^h ie5			k ^h ie5	

底下补充若干闽北方言中第三套规则的同源词例:

石陂: 济 t^hie5、计 kie; 迪口: 涕 tie5、砌 ts^hie5、计 kie5、系 hie4

从音韵对应来看, 这批同源词可以构拟为*-ie。从这个形式出发, 可以发现*-ie 在建瓯、崇安发生了以下的演变: *-ie > -i。

4.4 闽北方言齐韵的规则对应四: -i

齐韵在闽北方言的第四类对应属于文读音, 同源词例如下:

表 16

	建瓯	建阳	崇安	石陂	镇前	迪口
米	mi8		mei5	mi5	mi5	mi8
体	t ^h i3	h ^h o1 梯	hei3	t ^h i3	t ^h i3	t ^h i3
弟	ti5	loi5	lei5	di5	ti5	ti8
齐		loi2	lei2	t ^h ei2	t ^h ei9	
继	ki5	ki5	ki5	ki5	ki5	ki5
启	k ^h i3	k ^h i5	k ^h i3	k ^h i3	k ^h i3	k ^h i3

下面我们补充以上闽北方言的若干文白异读例证。

建阳: “齐”文读为 loi5, 白话为 lai9; “脐”文读为 tsoi1, 白话为 t^he2。“弟”文读为 loi5, 白话为 tie6。

崇安: “底”文读为 tei3, 白话为 tai3; “弟”文读为 lei5, 白话为 ti5。

石陂: “底”文读为 ti3, 白话为 tai3。“弟”文读为 di5, 白话为 tie1。“鸡”照字面读为 ki1, 口语为 kail。

镇前: “闭”文读为 pi5, 白话为 pe5; “底”文读为 tai3, 白话为 ti3。“弟”文读为 ti5, 白话为 tie6。

迪口: “闭”文读为 pi5, 白话为 pe5; “弟”文读为 ti8, 白话为 tie4。

以上齐韵文读层基本上可以构拟为*-i, 这个形式在多数闽北方言保存得很好, 不过建阳与崇安两个方言则发生了条件分化:

建阳 *-i > -oi/-K₁; *-i > -i/+K₂ 崇安 *-i > -ei/-K₁; *-i > -i/+K₂

换言之, 在这两个方言中, 位于非舌根音声母之后的*-i 发生了元音分裂 (vowel breaking), 分别变成-oi 和-ei。至于舌根音声母之后的*-i 则保持原先的单元音形式。

4.5 闽北方言齐韵的层次

归纳以上几节的分析, 现代闽北方言齐韵字的层次如下:

表 17

	音韵形式	帮	端	精	见
齐韵 I 白话	-e/ -e/ -ie	+	-	+	-
齐韵 II 白话	-ai/ -e	+	+	+	+
齐韵 III 文读	-i	-	+	+	+
齐韵特殊对应	-ie/ -ie/ -i	-	+	+	+

从声母分布来看, 我们认为齐韵在闽南方言中至少可以离析出三个特别显著的语言层, 其中有两个是白读层, 一个是文读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闽北方言与闽南方言一样, 都存在一个齐韵的特殊对应, 更重要的是, 闽北与闽南共有“啼弟剃”这三个端系同源词, 闽北则还有精系的“济”、见系的“计”和影系的“系”等 (关于闽南与闽北的这个特殊现象, 我们将另文处理)。

五、齐韵中属于江东方言的音韵层次及构拟

本文第2节到第4节分别探讨了现代闽南、闽东与闽北等三个大方言中齐韵字的音韵层次。就层次分析的观点,我们获得以下的对应关系:

表 18

	闽南	闽东	闽北	同源词例
齐韵 I 白话	ai	ai	ei	闭替脐西
齐韵 II 白话	-ue/ -e/ -oi	-ie (ɛ) / -i (ɛ)	-ai/ -ɛ	批底穉鸡
齐韵 III 文读	-e/ -i	-ɛ	-i	体弟齐启

以上三个音韵层次中,文读音基本上是晚唐以后的音韵格局,不能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江东方言。至于齐韵 I 白话 ai 的音韵层次,上文已经指出这是早于中古的语言层,应当由上古韵部来说明其演变,不能用来构拟六朝时期的方言。

另一方面,从汉语语法史的观点来看,梅祖麟、杨秀芳(1995)指出,闽语中保留了底作为询问词的用法,而这个用法最早的记录是见于南朝时期的文献。例如:

寒衣尚未了,郎唤依底为?(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一·子夜四时歌)

君非鸛鵒鸟,底为守空池?(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二·欢闲变歌)

敬则至武陵口,恸哭乘肩舆而前。遇兴盛、山阳二砦,尽力攻之。兴盛使军人遥告敬则曰:公儿死已尽,公持许底作?(南齐书/卷二十六/列传第七/王敬则)

由此看来,“底”是南朝时期流行于江东方言的询问词。

现在我们把上文提到的闽南、闽东的“底”字相关用法罗列出来:

	(1) 动词,进、入	(2) 方位词缀	(3) 询问词
闽南(泉州)	(入 lip8)	底 tue3	底 tai3/底 tue3
闽东(柘荣)	底 tie3	底 tie3	底 tie3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发现闽南与闽东的底都有两种语法功能:(1)作为方位词缀与(2)作为询问词(传疑成分)的用法。至于闽南的进、入动词用入 lip8 而不用“底”,显示词汇上的差异。

“底”在闽南方言有较早期的“底”tai3 与相对较晚的“底”tue3 两种形式,而且都能够作为询问词。杨秀芳(2002: 166)指出,闽南语中的询问词如“着时”ti6 si2(何时)、“当时”tan1 si2(何时)的 ti6 与 tan1 都是由表存在的动词虚化而来,“底”的本义为“止居”(止居),也有滞留、存在的核心语意。由此看来,底 tai3 之有疑问词用法,是直接由上古汉语“止居”意的“底”的虚化而来,同时在音韵上保留了比六朝更早的形式。至于闽南语另一个询问词底 tue3,则与南朝文献关系较为关切。一般而言,询问词这类的语法词(虚词)是封闭的类,在经济性的原则下不会有多种形式共存。有意思的是,闽南方言的底 tai3 与底 tue3 目前仍然呈现互相竞争的态势;闽东方言则是由底 tie3 取得胜利。

归纳上述的讨论,我们认为能够用来构拟六朝江东方言的材料应是齐韵 II 的白话层。

5.1 齐韵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拟测

关于齐韵字的拟测,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看法,现在我们分别对他们的说法加以检讨。

在 Norman (1981: 38、46) 的共同闽语韵母中,齐韵有两个形式:

2.5*-ɔi 脐(使菜裁来治屎事) 1.3*-e 细犁(街卖) 2.11*-ie 鸡啼弟剃

Norman 为齐韵构拟了三种形式: *-ɔi、*-e 与 *-ie。其中 *-ɔi 的脐是精系字, *-e 的细犁是精系字与来母字, *-ie 的鸡啼弟剃则是见系与端系字。

在 Norman 的基础上,梅祖麟(1999: 54)扩充了同源词证据,并结合词汇语法的现象进一步指出 *-ie 应当用来构拟支韵。至于齐韵,梅文则接受高本汉的中古音拟音: *-iei。换句话说,梅文认为六朝江东方言支齐两韵的对比是 *-ie: *-iei。这个结论的重要之处在于,

(1) 在具体的语言证据上,梅文建立了 Norman 共同闽语系统中本来不存在的支: 齐之别。

(2) 相较于 Norman 原来的 *-e 与 *-ie,梅文为蟹摄四等齐韵字构拟了韵尾 -i。

秋谷裕幸(2002)对闽语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齐韵字也提出相当重要的观察。在闽语方面,秋谷敏锐地观察到齐韵在闽语方言中往往受声母影响而产生分化。秋谷首先指出, Norman 关于共同闽语齐韵字 *-e 与 *-ie 的两类韵母,事实上是有条件的分布,并将之修改为 *-ei。(秋谷裕幸 2002: 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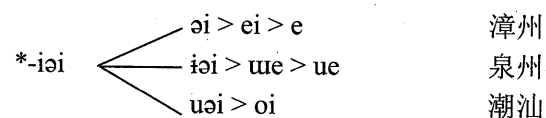
陈忠敏(2006: 798)对闽南话齐韵字提出相当全面而深入的层次分析,陈文的结论是闽南话的齐韵字有五个层次,这五个层次可以分别构拟为 *ui 梯、*ai 脐、*uei 鸡、*i 弟、*ei 西(文读)。从拟音形式而言,陈文最重要的观察是为齐韵第三层构拟了一个后高展唇介音 u,除了陈文引述的泉州地方戏曲鸛鵒音的 ue 音之外,这个介音事实上还保留在台湾少数的老派安溪腔方言里,如三峡、汐止与南港等。(参看洪惟仁 1996)同时,陈文也给闽南语齐韵第三层构拟了元音性韵尾 -i。

关于闽南语齐韵字的构拟,洪惟仁(1996)参考早期闽南语韵书《汇音妙悟》及现代闽南话的材料,将古代泉州音的(鸡)字母韵(底细穉鸡)等字构拟为 *-ɔi。

对于以上几种不同的拟音,在方法论上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是,这些拟音的性质并不尽相同。Norman 构拟的 *-e/*-ie 和秋谷构拟的 *-ei 是共同闽语(原始闽语)的韵母。梅祖麟所构拟的 *-ie: *-iei 是支齐两韵的南朝层次,也就是所谓江东方言或金陵切韵。从构拟的层级来看,陈忠敏的构拟是针对闽南语,而不包括其他闽语方言,换言之,陈文根据四个闽南话小片建构出来的 *uei,可以理解为共同闽南方言的形式。洪惟仁的 *-ɔi 则已经明言是古代泉州音,基本上不包括漳州系和潮汕系的闽南方言。根据印欧语比较构拟的经验,祖语的拟测有其操作的方法与程序,简言之是由下而上(bottom up)的建构。同时,唯有在充分了解上述学者所构拟的语音形式的位阶与性质之后,才不致造成郢书燕说的误解。观察以上诸多学者对齐韵字的拟音,大家最重要的共识是:齐韵字都必须构拟出一个元音性的韵尾 *-i。在主要元音方面,梅、秋谷、陈都构拟为前高元音 *-e,洪惟仁的古代泉州音则构拟为央元音 -ə。介音方面是大家最为分歧的,秋谷、洪都主张没有介音,梅、陈都主张有介音。即使同是主张齐韵字有介音,具体构拟的音值也不相同。

下面我们采取分别层级构拟的策略,也就是先构拟共同闽南方言、共同闽东方言和共同闽北方言,之后进一步建构共同闽语。

第一、共同闽南方言方面,我们认为齐韵II的早期形式可以构拟为: $*-i\dot{a}i$ 。拟音是为了解释演变, $*-i\dot{a}i$ 这个形式可以妥善地说明以下各方言的形式:



从 $*-i\dot{a}i$ 这个形式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闽南语的三个次方言尽管演变后的形式殊异,但是基本的机制是异化(dissimilation)。简言之, $*-i\dot{a}i$ 韵母中主要元音前后的 i 相互排斥,异化策略的不同形成目前语音结构的差异。说明如下:

(1) 漳州系方言是先丢失介音 i, 然后主要元音的部位由偏央而成为偏前, 舌位不变, 之后是韵尾 i 的失落。

(2) 泉州系方言则是主要元音影响了介音 i, 使之成为偏央偏高的 i, 随后元音 ə 与韵尾 i 融合为 e, 产生了老派安溪腔的 ue, 最后后高展唇元音 u 又变为后高圆唇元音 u。

(3) 潮汕系方言的异化策略是, 先让原先齐齿介音 i 变读为合口 u, 之后介音 u 与央元音 ə 融合为 o, 韵尾 i 得以保留。

从闽南三个次方言的表现来看, 泉漳两系方言的主要元音是偏前的 -e, 潮汕方言的主要元音是偏后的 -o。我们将主要元音构拟为央元音 -ə, 乃是考虑到 -ə 的舌位高度与 -e、-o 接近而较低, 比较能够说明何以同一个早期形式会有往前与往后这样相反的两个演变方向。

第二、上文我们已经提到, 共同闽东方言的齐韵II可以构拟为 $*-ie$, 这个韵母在精系与来母读为 -e, 在帮系、端系、见系等声母后读为 -ie。从现代闽东方言的表现来看, -e 是相当稳固的韵母。相对地, -ie 则在零星方言有进一步简化的表现, 例如宁德的 -i 和霞浦的 -e。

第三、关于共同闽北方言的齐韵II, 比较证据清楚地指出, 他们的早期形式是 $*-ai$ 。

现在把三个形式放在一起观察, 并进一步构拟共同闽语的形式:

	共同闽南	共同闽东	共同闽北	共同闽语	同源词例
齐韵II	$*-i\dot{a}i$	$*-ie$	$*-ai$	$*-i\dot{a}i$	批底稽鸡

从以上三类闽语次方言的早期拟音来看, 我们有理由将他们在共同闽语中的形式拟测为三合元音(MVE)。我们认为, 齐韵II在共同闽语中的形式就是 $*-i\dot{a}i$, 共同闽南方言保存了祖语的形式, 共同闽东方言主要元音低化为 e, 之后韵尾由于异化而丢失, 共同闽北方言则是主要元音低化为 a, 之后介音因为异化而丢失, 只留下韵尾。

根据以上的看法, 对于 Norman 共同闽语韵母系统的构拟, 我们提出若干变动与增删:

(1) 原本 Norman 的 $*-ie$ 韵母仍然保留, 不过同源词例证应当是止摄开口三等的支韵及蟹摄开口三等的祭韵。^① (2) 原本 Norman 共同闽语韵母系统中拟为 $*-e$ 的齐韵字, 我们将之改拟为 $*-i\dot{a}i$ 这个三合元音韵母。Norman (1981: 38) 已经指出, $*-e$ 这个韵母出现的环境相当有限, 并且有相当强的复合元音化(diphthongize)倾向。若将之构拟为 $*-i\dot{a}i$, 便不

^① 蟹摄开口三等祭韵字与止摄开口三等支韵字在闽东有同读为 -ie 的形式, 在闽南则有同读为 -i 的表现。就绝大多数的闽南方言而言, 它们都发生了 $*-ie > -i$ 这项音韵变化, 这个变化可以视为共同闽南方言从共同闽语分化出来的一项共同创新。(吴瑞文 2005)

需要假设 $*-e$ 进一步演变为复合元音。^① (3) 观察共同闽语韵母的系统, 我们发现 $*-ai$ 、 $*-uai$ 韵母而没有 $*-i\dot{a}i$ 。在此增加了 $*-i\dot{a}i$ 这个韵母, 正可以与原有的 $*-ai$ 、 $*-uai$ 韵母相搭配。换言之, $*-i\dot{a}i$ 韵母不仅不会造成系统的负担, 反而能补足三合元音中有合口的 $*-uai$ 却没有齐齿 $*-i\dot{a}i$ 的音韵空缺。

5.2 从共同闽语及相关方言看南朝江东方言的齐韵字

由《切韵》序、《经典释文》序录和《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记载可知, 上古汉语到了六朝时期, 至少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主要的方言群, 一是北方的河北方言(邳下音系), 一是南方的江东方言(金陵音系)。(丁邦新 2008: 69) 基于类似的想法, 梅祖麟(1999、2001、2012)认为, 现代汉语六大方言可以按照中古来源分为两组:

导源于中古河北方言的现代方言: 粤语、客家话、官话

导源于中古江东方言的现代方言: 闽语、吴语、北部赣语

更具体地说, 闽语、吴语、北部赣语各有一个音韵层次是来自中古时期的南朝通语, 也就是当时文献所谓的江东方言。

在这个前提之下, 本节利用上述共同闽语韵母的表现, 参考浙南吴语既有的研究成果, 综合地来拟测南朝江东方言齐韵字的音值。^②

关于浙南吴语的材料及古音的拟测, 目前最重要的成果是秋谷裕幸(2003)的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构拟。根据秋谷(2003: 168)的拟测, 齐韵字在原始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中共有 9 种语音形式。我们参考中古音的框架, 将所有的齐韵字同源词例列出:

表 19

	帮	端/泥	精	来	见
齐韵 1 $*-i\dot{a}$	壁所以理苗杀草	底啼弟泥	芥细		鸡溪
齐韵 2 $*-ei$		屈第递	西细		契
齐韵 3 $*-i$			西		鸡
齐韵 4 $*-ai$			栖鸡所宿也		
齐韵 5 $*-uai$		梯			
齐韵 6 $*-uei$		替		犁	
齐韵 7 $*-e$	闭				
齐韵 8 $*-ie$	剝剥皮				
齐韵 9 $*-ə$			脐		

从上表来看, 原始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齐韵字的主要对应应有 2 类, 一类是齐韵 1 $*-i\dot{a}$, 另一类是齐韵 2 $*-ei$, 其他 7 种对应出现的环境非常有限, 同源词例也不成系统。现在的问题是,

^①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Norman 构拟 $*-e$ 这个韵母时的同源词证据包括蟹摄二等字街、卖, 而这两个二等字的音韵行为在闽南与闽北中往往跟齐韵一致。我们将另文讨论这个问题。至于 $*-e$ 这个韵母是否在共同闽语中占据一个位置, 还有待探讨。

^② 照梅祖麟的假设, 可以用来拟测江东方言的材料还包括北部赣语, 不过由于北部赣语目前没有见到相关拟测, 这里暂时从略。

我们应当以齐韵 1*-iə 或齐韵 2*-ei 来与共同闽语的*-iai 对应? 从拟音形式与元音的音值来看,我们认为齐韵 1*-iə 是与共同闽语*-iai 相应的一类。至于原始吴语处衢方言中齐韵 2*-ei, 秋谷裕幸认定这是个白话音,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早期与邻近其他方言接触所带来的影响, 不一定是某个历史时期上的层次。这个想法可以由庆元方言得到支持。庆元方言的齐韵字的基本对应是-ie, 没有-ei 这类对应。^①底下列出原始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与庆元方言的齐韵字:^②

表 20

	批	底	体	替	剃	啼	蹄	弟
庆元	p ^h ie1	ʔdie3	t ^h ie3	t ^h ie5	t ^h ie4	tie2	tie2	tie4
原始处衢		*tiə3			*t ^h iə1	*diə2		*diə4
	犁	泥	齐/ 脐	洗	细	鸡	溪	契
庆元	lie2	ɲie2	ɕie2	ɕie3	ɕie5	ie1	tɕ ^h ie1	tɕ ^h ie5
原始处衢		*ɲiə2			*ɕiə5	*ʔiə1	*tɕ ^h iə1	

由此看来,考虑上述庆元方言齐韵字的表现,则浙南吴语方言中与共同闽语齐韵*-iai 相当的形式应当就是*-iə。庆元方言发生了*-iə > -ie 的元音前化,其中介音成分-i起了关键作用。

把浙南吴语的*-iə 和共同闽语的*-iai 放在一起,我们重建出来的南朝江东方言齐韵字的形式就是*-iai。从*-iai 这个形式出发,我们发现:共同闽语保留了江东方言的完整 MVE 三合元音形式;而到了早期的浙南吴语中则丢失了韵尾,只留下 MV*-i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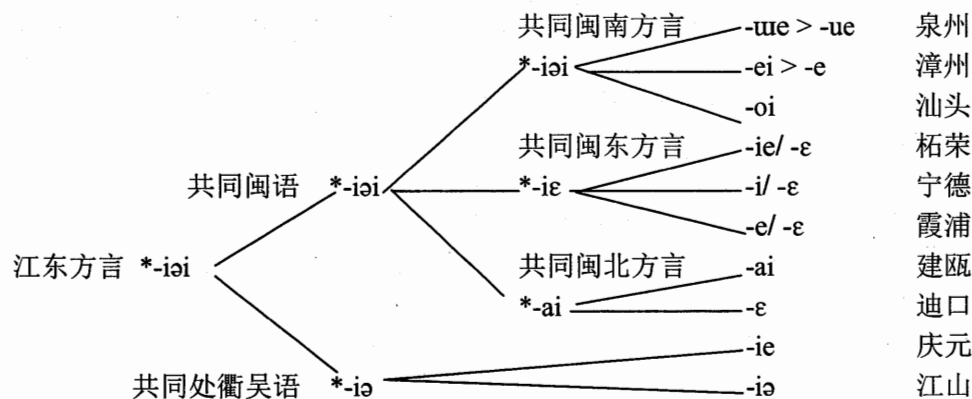
六、结论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严格的比较方法,由探寻同源词入手,由下而上地分别进行闽语各大方言齐韵字层次剖析,进而离析出齐韵字在闽语中的三个显著的层次。本文的层次分析结果如下:

	闽南	闽东	闽北	同源词例
齐韵 I 白话	ai	ai	ei	闭替脐西
齐韵 II 白话	-ue/-e/-oi	-ie (ɛ) / -i (ɛ)	-ai/ -ɛ	批底脐鸡
齐韵 III 文读	-e/-i	-ɛ	-i	米弟齐启

在给方言区分层次之后,我们可以从中择取不同层次的读音进行不同汉语史阶段的古音构拟。前贤已经指出,共同闽语本身包含不同的语言层次,其中一个层次可以用来构拟南朝江东方言。本文认为,南朝江东方言齐韵字的韵母是*-iai,这个韵母演变到共同闽语(及其次方言)与共同吴语处衢片方言(及其次方言)的过程如下:

① 另外有些零星的例字:梯 t^hail、婿 ɕye5、递地 ti6,但看来都不成系统。
② 庆元方言的材料根据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2000)。



最后,建构南朝江东方言齐韵的早期形式*-iai,对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这里举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说明这个构拟的价值。中古《切韵》四等韵是否存在介音成分,一直是学界热门的焦点。关于这个议题,丁邦新(2008)最近重新加以检讨,并从四等韵合口音的演变、汉越语重组四等字的读音、梵文对音中四等字的表现、魏晋南北朝四等字押韵的趋势等四个方面分别阐述,结论是《切韵》四等韵具有介音-i。本文结论指出吴闽方言共有的南朝江东方言四等齐韵的形式为*-iai,也带有介音-i。在方法论上,本文与丁文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由方言内部比较和音韵层次分析来着手,构拟的形式系遵照比较方法由下而上层层建构。本文拟测的*-iai 在形式上与高本汉的齐韵拟音*-iei 或许稍有出入,但更能呈现南朝江东方言的实际面貌,就四等韵有无介音这个论题,则可与丁文就文献资料所得的结果彼此印证。

参考文献

蔡俊明 1976 《潮语词典》,台北:三民书局。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
陈忠敏 2006 论闽南话齐韵的读音层次,何大安、张洪年、潘悟云、吴福祥编《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785—800页,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丁邦新 2006 论切韵四等韵介音的有无问题,《中国语言学集刊》1.1;收入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89—9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丁邦新 1995 重建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第6期;收入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65—7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杜佳伦 2011 《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洪惟仁 1996 《〈汇音妙悟〉与古代泉州音》,台北:“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
李如龙、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 1984 自闽方言论四等韵无-i说,《音韵学研究》第一辑,414—422页,北京:中华书局。
李如龙 2001a 崇安市方言志,《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469—499页,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 2001b 建阳市方言志,《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431—468页,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林宝卿 1992 漳州方言词汇(一)、(二)、(三),《方言》第2期,151—160页,第3期,230—240页。
- 东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4《东山县志·方言》,718—752页,北京:中华书局。
- 林寒生 2002《闽东方言词汇语法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林连通、陈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林连通 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梅祖麟、杨秀芳 1995几个闽语语法成分的时间层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本1分,1—21页。
- 梅祖麟 1999《闽语、吴语和南朝江东方言之间的关系》,未刊稿本。
- 梅祖麟 2001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第1期,3—15页。
- 梅祖麟 2012汉语方言里的三个指代词:“汝”、“渠他(佢)”、“许那”——再论鱼虞有别与现代方言,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北:中研院。
- 闽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3《闽清县志·方言》,835—89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
- 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宁德市志·方言》,932—969页,北京:中华书局。
- 秋谷裕幸 2008《闽北区三县市方言研究》,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02闽语和其它南方方言的齐韵开口字,丁邦新、张双庆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95—104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秋谷裕幸 2003《吴语处衢方言(西北片)古音构拟》,东京:好文出版。
- 寿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5《寿宁县志·方言》,726—772页,厦门:鹭江出版社。
- 吴瑞文 2002论闽方言四等韵的三个层次,《语言暨语言学》3卷1期,133—162页。
- 吴瑞文 2005吴闽方言音韵比较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
- 吴瑞文 2012论山摄开口字在共同闽语中的演变与层次,《中国语言学集刊》6卷1期,177—238页。
- 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9《霞浦县志·方言》,987—1021页,北京:方志出版社。
- 徐芳敏 1991《闽南厦漳泉次方言白话层韵母系统与上古音韵部关系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杨秀芳 1982《闽南语文白系统的研究》,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杨秀芳 1991《台湾闽南语语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杨秀芳 2002论闽南语疑问代词“当时”、“着时”、“底位”,何大安主编《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55—178页,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 永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2《永泰县志·方言》,771—81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 张光宇 1990《切韵与方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张光宇 1996《闽客方言史稿》,台湾:南天书局。
- 柘荣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5《柘荣县志·方言》,693—770页,北京:中华书局。
- Douglas, Carstairs. 1990.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Suppleme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London: Trübner & co., 1873)
- Fielde, Adele M.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Min dialects. *Fangyan* 4:268-274.
- Norman, Jerry. 1981. The proto-Min final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ection)*, 35-7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 第14辑/《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444-5886-3

I. ①东… II. ①东… ②上…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5595号

责任编辑 朱宇清

东方语言学

第十四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5886-3/H·0237
定 价 34.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